



第一章

跟陛下抢女人

合谷三年，四月十五，宜嫁娶。

丝竹管弦，热闹非凡。

君天似端坐在高堂之上，脸上阴气沉沉。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强忍着眼皮的跳动，垂眸轻轻吹了口茶，面部表情十分僵硬。

偏偏有不懂事的来找死。

“陛下，吉时已经过了，右相……”

君天似一个眼神斜过去，办事的司仪立即变得十分惶恐。

谁不知道，今儿陛下的心里不痛快，很不痛快，非常不痛快，极其不痛快！

如今，陛下虽已继位三年，但怎奈后宫有皇太后压着，前朝有右相和左相牵制着，实在是……没有实权。

而这次大婚，正不偏不倚地狠狠戳中了陛下的这个痛处。

殊不知，今天右相大人要纳的这位小姐乃当今皇太后的亲侄女，左相大人的女儿，大君第一美人温氏千金温雅云。

然而，天下皆知，陛下从来对各路千金充耳不闻，不近女色。其原因也正是这位温雅云温千金。他们两人自幼相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温千金知书达理、端庄大方，更是皇后的不二人选。

可谁料，本该是一段美满佳话，却硬生生地被右相插了一脚！

你说陛下能痛快吗！

你说不可能？怎么会有人放着大君的皇后不去当，偏偏要去做个相府的小妾？

俗话说，一见右相误终身啊！

右相抢皇上的女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多少名门闺秀原本都是有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想要在后宫那腥风血雨的地方一展宏图，可多么热血澎湃的心也抵不住那少女的一刹芳心。右相的那张脸，那气度，那一颦一笑，不知俘获了多少原该属于陛下的美人心！

你说，陛下能不窝火吗！

然而，我朝陛下英明，我朝陛下大度，不仅从未怪罪右相，还每次亲自为早年丧父的右相稳坐高堂，即使是纳个妾，陛下也从未怠慢过。

如此明君，如此圣主，换作别人早就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了。可偏偏，对象不是别人，是我朝的右相。

在大君，提起“右相”两个字，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都要抖上一抖。毕竟，那“权势滔天，欲海无边”几个字也不是白说的。

右相闵竺凡，据说他贪财，他好色，他爱权。总之，只要是能够勾起欲望的东西，他统统都喜欢！

右相闵竺凡手握京师兵权。当今圣上虽已继位三年，但朝政大权一半以上还是被右相揽于囊中。皇太后温氏有意联合自己的亲哥哥也就是当朝左相把持朝政，却碍于这么个心狠手辣、无恶不作、野心勃勃的闵大人，才不得不暂时按兵不动。而四方诸侯也对他的狠辣忌惮不已，边陲小国更是闻之丧胆。

君天姒再次端起茶杯，送到唇边……凉了。

混账！

竟然让他傻兮兮地坐在这里等得茶都凉了，可那位准新郎官右相闵竺凡闵大人还是没有露面！

“陛下，再给您换一杯吧，茶又凉了！”一旁待命的小丫鬟急忙上前伺候。又……凉了。

刺耳，真是十分刺耳！

君天姒狠狠地斜过眼去，那正要上前的小丫鬟被这一眼吓了个半死，哆嗦着，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还是从小就跟在君天奴身边的张合盛啐了一口，上去一顿臭骂：“嘿，你个死丫头没长脑子是不是？饭能乱吃，话能乱说吗！什么叫‘又’啊！你还怕别人不知道陛下等了右相四五盏茶了是不是……”

君天奴一张俊脸顿时黑了：“……”

良久，因“良”了太久。

别人还好说，可那些吹吹打打的乐师受不住了。

“陛下，已经过了三个时辰了，您看是不是……”相府的劳管家竟然还有脸上提醒！

君天奴冷哼，将茶盏重重往桌上一搁，撂了句话：“等着！今儿是右相的大喜日子，朕给他面子，天大的面子！”没错，他要给他闵竺凡面子，这就是他右相大人要的，那他就得给，等多久都得等。

劳管家听了，实在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只好带头跪下谢恩。一时间，满堂皆是有气无力的呼喊：

“陛下英明！”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君天奴面色紫黑，心想：万岁？万岁个屁！闵竺凡这货要是再不来，朕就要饿得归西了！

就这么耗着，君天奴闭着眼一声不吭地坐在高堂之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他已经不觉得饿了，只觉得发晕。

这期间，皇上在上头顶着说不让动，谁敢动？但下头人机灵，虽然都不动，老老实实在坐着，却一个个都能埋头偷吃几口，不至于饿着。

反而是君天奴，天还未亮就被急急忙忙叫起来梳洗穿戴，为了这么个奸佞好一顿折腾，弄得他十分恼火，完全没了吃饭的心情，以至于打点整齐之后，君天奴气哼哼地一挥手上了车辇，直奔右相府邸。

闵家世代为相，面子大得很。老右相为一代忠良，为国操劳过度，走得早。因此，这三年来，高堂之位一向是由君天奴来坐。

可这位置实在是好得很，就在那众目睽睽之上、万丈荣光之中做点什么，底下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君天奴向来是个克己的明君，从不会在人前有什么失仪之举，因此就这么耗着。他从早到晚粒米未进，倒是喝了一肚子苦茶。仔细想想，君天奴忽

然恨恨地咬牙。库北的军用物资被闵竺凡扣了，昨晚熬了夜又窝火，自己连晚膳都没怎么动！

叹了口气，君天姒本想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却偏偏发生了一件事——新娘不乐意，闹起来了！

“陛下，不好了！陛下不好了！”有个慌慌张张的小丫鬟一路磕磕绊绊地闯了进来。

君天姒正闭着眼犯晕，闻言皱眉，怎么右相府里尽是这些不会说话且专找晦气的奴才，跟他们的主子一样混账！

“住口！”君天姒抬头，冷冷地发话，“陛下我好得很！”

那小丫鬟一听，吓了一跳，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急忙跪下求饶：“奴婢知错，奴婢知错，求陛下饶命！”

她这一闹，大堂内满座皆惊，一个个都从迷糊状态回了神。

君天姒叹了口气，强忍着头晕端着架子，开口道：“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末了还是没忍住怒意，又加了一句，“右相府里的，没有规矩！”

那小丫鬟想是吓蒙了，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奴婢知错，奴婢知错，求陛下饶命！”

堂下一干右相党一听，不知这是何意，也都齐刷刷地弃了席位，纷纷跪下，大呼：“陛下饶命！陛下饶命！”

君天姒很无语，真的很无语，无语到连脑门上的青筋都开始突突地跳！他什么时候说要他们的命了，这帮该死的墙头草！还有那个小丫鬟，来来回回就会这两句不成？饶命饶命，弄得他跟什么无良暴君一样。果然还是和他们的主子一样混账！

狠狠地一拍桌子，君天姒气得不轻，黑着一张脸只说了一个字：“说！”

那小丫鬟及一干人早吓傻了，愣在那里不明所以。

还是张合盛跟着君天姒的时间长，早已经摸透了君天姒的脾气，急忙上前提点那丫鬟：“陛下让你说话呢，难道傻了不成？慌慌张张的，到底怎么回事，还不快说清楚！”

那小丫鬟这才醒悟过来，急忙禀告：“回禀陛下，温……温小姐等不到老爷，闹起来了！”

君天姒：“……”活该！

早就告诫过温雅云，闵竺凡他是个人面兽心、衣冠禽兽的败类！她自己偏还要往上撞，如今闹起来，还想让人怎么办？

叹了口气，君天姒抬起食指揉了揉额角，没有说话。

底下的人可就不这么看了，他们一向觉得陛下和右相相处得十分——“和睦”！尤其是在皇太后明里暗里为陛下选好的那几位准皇后都依次进了相府之后，陛下竟然还能次次亲自为右相主持大婚，这实在是……太“和睦”了！

和睦得诡异，和睦得令人发指！

他们跪在地上默默地想，亏得他们的主子右相大人有能耐，不然这夺妻之恨，岂是小事！

他们忽然又想到了一点，据说温小姐为了能嫁到相府做小，不惜跟家里断绝了关系，而皇上对温小姐的一片痴心那是天下公知，如今温小姐在相府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那皇上……

众人低下头，瑟瑟发抖，不敢再想了。

“天姒哥哥！呜呜……天姒哥哥！”忽然间，一袭红衣闪进了众人的眼，带起一阵微风。

众人抬头定睛望去，只见美人如玉，剑如虹。温雅云一张脸哭得梨花带雨，凄凄惨惨戚戚，十分惹人怜。她手持一把利剑，将那剑锋一划，划出一道寒光，宝剑已经架到了她自己的脖子上，满目悲容道：“天姒哥哥！雅云……雅云不要活了！”

众人皆惊！

君天姒也怔了一下，随即无奈，看着温雅云觉得胃里更不舒服了。他吸了口气，气沉丹田，沉沉开口，带着些微的怒意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使这种小性子！”

温雅云愣了一下，仿佛完全没有想到君天姒会是这种反应，哭得更厉害了：“天姒哥哥，连你，连你也……不管雅云了吗？那就让雅云去死好了！”

君天姒皱眉，深感头疼，拍案而起：“什么死不死的，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做什么？”

温雅云听了，双眼更红了，颇为凄凉：“大喜的日子？什么大喜，天姒哥哥你也看见了！就算我进了他的府邸，他的心里也只有那个不明不白的女人，连成婚的日子……都没有来！”

君天姒的嘴角抽了抽，对这种小女儿家的耍脾气十分厌烦，顿时觉得又气又饿，头晕眼花，他拾起桌上的茶盏一下掷了出去。

只听“砰”的一声，琉璃的茶盏应声而碎，满堂皆静。

君天姒迈着虚浮的脚步走过去，沉声怒喝：“雅云，市井小民都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何况你堂堂左相千金，嫁的又是当朝右相，如今这样闹，传出去，成何体统！”

“天姒哥哥！”温雅云被这么一喝，果然安静了，后退一步，忽然垂了头咬唇低低抽泣。

君天姒一步步走到她身边，放柔了声音安慰她：“朕不是也在这里陪你等吗，害怕什么呢，右相既然答应了要娶你，就一定会娶你。”

温雅云双肩一抖，又失声哭了出来。

君天姒看准了机会，快步上前，打算劈手夺剑，只可惜他料错了两件事：第一件，女人钻起牛角尖来，比谁都死心眼，尤其是为了爱情；第二件，他没有吃饭，已经……很久了。

所以，当温雅云慌张地挣扎起来时，君天姒一个眼花没来得及闪开，那寒芒就直直地朝着他的脸劈了过来。

君天姒头晕得很，眼看着是躲不及了，干脆一闭眼，唯留一个念头，便狠狠骂出了声：“闵竺凡！”你个混账！

“臣在。”

没有预想而来的疼痛，只有一声温文儒雅的回答，近在耳边。

君天姒睁开眼，果然看到身旁安安静静地站着一个人，儒雅的青衫，温柔的笑脸，正是右相闵竺凡那厮！

君天姒顿时火冒三丈，勾了勾嘴角，狠狠地说道：“右相来得，可真是及时啊！”

闵竺凡淡淡地笑着，抬头望着君天姒，回答得不卑不亢不轻不重：“陛下需要之时，臣闵竺凡必到。”

君天姒咬牙：“……”

望着眼前这张淡淡的笑脸，君天姒拿捏不准他的心思。在君天姒的印象里，闵竺凡向来是这样温和有礼、进退有度的，跟自己表起忠心来，更是说得比唱得都好听。可是……君天姒看着那如一潭清水般波澜不惊的眸子，咬

了咬嘴唇，他一向觉得那本该是一双极其漂亮的眸子，却因为主人的冷漠而失了色彩，在他面前变得死气沉沉，实在是……可惜。

有时候君天姝也觉得奇怪，世人都道右相大人“权势滔天，欲海无边”，可哪个贪财好色的人能有这样一双干净的眼？

君天姝狠狠地叹了口气，却不料立马头晕眼花起来，一个没站稳，眼看就要倒地，一只手臂伸了过来，稳稳地架住了他。

闵竺凡在他耳边低声恭敬地关切道：“陛下，无妨吧？”

君天姝急忙闭目凝神，扶着那只手臂站稳，慢慢缓过了劲儿，正要开口：“无……”

“竺凡！你的手臂！”温雅云一声惊叫突然传来。

君天姝一惊，睁眼望过去，只见闵竺凡背在身后的那只手被温雅云拽了出来，青衫上是仍在浸染开来的斑斑血迹，如一朵糜烂的血莲，触目惊心。

“你……”君天姝哑然。闵竺凡是用自己的手臂生生替他受了那一剑，他疯了不成？

温雅云早已哭出了声，眼泪簌簌不止，让人心怜：“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小心……竺凡……”

闵竺凡不着痕迹地轻轻推开了温雅云的手，转过头声音依旧温和，却让入倍感冷漠：“陛下，臣来了，行礼吧。”

众人都愣住了，一时间，气氛十分诡异。皇上在这里等了这么久不说，偏右相来了也不告一句罪，还敢明目张胆地跟皇上提要求，这简直就是大不敬，是挑衅！

众人都都不敢吱声，偷偷抬头瞟过去，只见右相大人一脸淡然，垂头立在一边，恭敬地等着皇上发话。而皇上这边却像是被一口气噎住了，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君天姝看着眼前的人，胸口莫名地窜出了一簇火。他就知道，自己又推给他一个温雅云，他闵竺凡一定不会乖乖就范。这不，这是当众给他难堪呢！可这事说来真是委屈，以前皇太后送来的那几个名门闺秀确实是自己设计给闵竺凡的，但温雅云这回确实不是。

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本想着给温雅云找个好人家，却不料，那不懂事的丫头偏偏看上了闵竺凡！一哭二闹三上吊，甚至不惜要跟温家断绝关

系。他要是不赐这个婚，恐怕温家就得跟闵竺凡闹起来，对于现在的君天姒来说，这个不行，他还要利用温家牵制着漠西那十万大军。

所以，他必须赐婚，左相那边就只能接旨，说到底一个女儿罢了，没了噱头，温家也就没法跟闵竺凡翻脸。

可这样一来，君天姒就更头大了，闵竺凡已经被自己赐了多少回婚他是记不得了，赏了多少珍宝他也数不清了。但闵竺凡那越赐越冷漠的眼神，越赏越疏离的神情，实在是让他摸不着门道。

不是说他闵竺凡贪财好色吗，可自己眼巴巴地把美人一个个送过去，把金银一把把撒过去，他却不为所动，反而更加冷言冷语刻薄起来，着实让人懊恼！

当皇上难，当一个圣明的皇上更难，当一个圣明的皇上还要时刻对付着一帮心思各异的权臣更是难上加难。

君天姒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里的怒火，转身连看都不想再看一眼闵竺凡，挥手道：“收拾收拾，赶紧行礼！”

从早晨等到现在，天都黑了。

皇上发了话，众人便赶紧拾掇起来。刚刚闹了一场，喜堂不得不再重新布置一下，两个新人也都回去各自穿戴。官员们都坐在堂下大气不敢喘一下。

君天姒仍旧稳稳地坐在高堂之上，闭目凝神，心头烦躁不已。天底下还有比自己更窝囊的皇帝吗，他努力想了想，想起来那些被异族擒获百般凌辱的帝王，于是安慰自己，还是有的。

君天姒稍稍给自己找了点安慰，那相府的小丫鬟又上前了：“陛……陛下。”

君天姒睁开眼，十分不耐烦地冷哼：“说！”

那小丫鬟死死地垂着头，双手捧着一碟糕，恭恭敬敬地回道：“相爷……相爷让奴婢把这个给陛下送过来，怕陛下饿坏了……身子。”皇上实在是太可怕了！

愣了愣，君天姒抬头瞅了瞅那碟糕——白玉桂花，是平日里自己最爱吃的，他闵竺凡连这个都知道？

忽然就冒出一股无名火，君天姒沉声道：“拿下去！”

小丫头吓了一跳，这次倒没跪倒，只是低着头捧着食盘连连后退。

君天姒正想继续闭上眼睛，却听到一个温和如流云浮水的声音，淡淡地传入耳里：“陛下，身体要紧，还是吃点吧。”

君天姒黑着脸抬起头，果然看到了一身喜袍却仍然神色漠然的闵竺凡，只好尴尬地挤了一抹笑：“右相大人每次穿这身……都这么好看。”

闵竺凡眯眼，看了他一眼，冷漠的眸中竟然出奇地闪了一丝笑：“想必等陛下穿这身……会更好看。”

自己穿？

不知说者有没有心，反正听者是肯定有意，君天姒咬牙，不由得更加烦恼，自己要是能穿这身衣服，还会有如今这么大的麻烦吗！

闵竺凡淡淡地扬眉，接了那盘白玉桂花糕，对那小丫鬟点头，温和地笑道：“下去吧。”

小丫鬟头也不回，逃命似的跑了。

君天姒：“……”

望着闵竺凡唇边那抹犹未散去的笑意，他笑了，他从来不会这么对自己笑。君天姒揉了揉额角，冷哼了一声。

闵竺凡已然转过了身，一步步靠近，声音淡淡的：“陛下无须多虑，吃些东西吧。”

君天姒闭着眼皱眉，体力不济便不想多说：“不吃，不饿。”

没有听到那本该再次响起的淡淡劝告声，君天姒以为闵竺凡走了，便呼了口气，换了一边手臂支着头，却不料身前的光源被挡住，一阵压迫感突如其来。

君天姒猛然睁眼，面前是紧紧压过来的高大身影，抬头便望见了一双冷冷的寒眸，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还没来得及呵斥，一只手已经探向了他的腹部，君天姒立马僵住了。

闵竺凡感觉到那里空空如也，早已凹下去了，声音微微带了怒意：“陛下，这是逼臣亲自喂你吗？”

君天姒惊讶之余连忙拼尽全力向后靠，想要离开闵竺凡的掌心，却无奈他才往后一靠，闵竺凡就顺势又往前一推，将他牢牢按在了座椅上。

“闵竺凡，你疯了？”君天姒惊恐地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声音惊颤着从喉咙里压出来。

周围还有这么多人在，他们两个又是这么起眼，这种动作实在是……成

何体统！

闵竺凡微微眯眼，浓黑的眸子闪出一丝寒芒，冻得君天姒打了几个激灵。他的语气带了些危险的气息：“陛下逼我的。”

“你……你混账！放手！”君天姒原本苍白的面色倏地变红，如饮了烈酒，他努力将声音压到最低，朝他咆哮。

闵竺凡盯着君天姒，看着他的表情，一时间出了神，他喜欢这样的表情，惊讶、挣扎、羞恼……总之很有生气，不是朝堂上的端正呆板，亦不是御案后的色厉内荏，这才是这张脸上该有的表情。

君天姒整个人都在颤抖了，感觉血液都在逆流似的，他想使劲儿把闵竺凡推开，可他不能，他向来是一个克己守礼的皇帝，一言一行都被人看在眼里，难道如今是要逼他跟眼前这个人撕扯起来吗！

君天姒知道了，这就是闵竺凡对他的报复，谁让他趁着他去渭水视察就不经他同意，给他塞了个温雅云呢！温雅云毕竟是温家的人，他不喜欢！

君天姒咬着唇，手指紧紧抓着木椅一动不动，指甲狠狠地嵌到木头里，他知道如今闹是不行的。他闵竺凡嚣张跋扈惯了，不在乎什么礼节，可他堂堂一国之主，丢不起那个人！

他只能忍，将多余的想法收好，面上恢复了平静，君天姒将牙咬得死死的，然后低声问他：“你在做什么？”

闵竺凡一直死死地盯着他，见君天姒竟然呼了口气又开始沉声问自己，他皱了眉，忽而从鼻孔里轻笑了一声，那只原本放在君天姒腹部的手开始一点点向上游移。

“放肆！”君天姒吓了一跳，要不是被闵竺凡牢牢圈在椅子上，差点一下子蹦跶起来，他伸手一把握住了闵竺凡的手，神色顿时又慌张起来，面色红得如能滴出血一般，口齿都已经不清晰了，“让开！”

闵竺凡低头盯着他，眼中闪过几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忽然就笑了。

君天姒愣住了，整个人僵在了那里，甚至忘记了挣扎，因为，闵竺凡笑得实在是很好看。

没有预料地，闵竺凡收回了手。

君天姒张了张嘴，还没想好要说什么，闵竺凡依旧将他逼迫在那一方狭窄的角落里，看样子并不打算退后，他那刚刚收回的手正拿着一块桂花糕塞

进了君天奴的嘴里。

君天奴惊呆了，他难以置信地睁大双眼望着闵竺凡。

闵竺凡却又笑了，他俯下身盯着君天奴，声音低沉得如一壶醇香的酒：“陛下，臣不能让。”

君天奴愣住，嘴里被塞进了一块糕，根本说不出话，只能看着他咕咚：“你！”

闵竺凡直起身，自上而下将君天奴牢牢地圈在椅子上，分毫不退，他俯视着君天奴，眼神深邃得像是猎鹰在俯视着自己的猎物，语气像是在嘲讽又像是在抱怨：“臣不能再让了，臣让了整整十年了。”

君天奴面色惨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堂堂右相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让了十年？

没错，闵家世代忠良，在大君声望极高，可不想老右相去得早，没有了右相的威慑，左相蠢蠢欲动，又怕楚氏借机上位，竟然上表奏章，请求陛下让年仅十七岁的闵竺凡接替右相之位。

这原本是个极为荒唐的奏章，却不料先皇病重多年，早已浑浑噩噩，竟然将玉玺一盖，准了奏。朝堂之上，钩心斗角、腥风血雨，可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在他们眼里完全没有威胁性的少年，竟然比他们还要狠还要贪，短短一年的光景，大君的朝堂就变了天。

到如今，闵竺凡为相已有十年。

是啊，如果闵竺凡要反，那么现在的君天奴根本没有足够的把握能赢，不，是完全没有把握能赢！

闵竺凡突然俯下身，和君天奴面对面，声音里带了一丝冷漠与嘲讽：“陛下，您知道我今天是娶第几房小妾吗？”

君天奴愣住，第几房？这……他怎么会知道。

闵竺凡眯了眯眼，唇边是一抹了然的笑意，语气却危险得让人心寒：“第十三房，陛下，臣已经为你娶了十三个女人了。”

君天奴张了张嘴，他看出来了，他看出那些女人是自己设计好塞到他那里的了！

当然了，君天奴咬了唇，他是谁，堂堂右相，那个“权势滔天，欲海无边”的右相闵竺凡闵大人，连自己爱吃白玉桂花糕这种小事他都知道，他还有什么

会不知道？恐怕他在自己身边安插的眼线比自己安插在他身边的还要多得多。

捏了一把冷汗，君天姒苦苦地想着，自己不娶这些女人，实在是苦说不出。而他闵竺凡不是出了名的贪财好色之徒吗？本想着送他个顺水人情，就算他知道了，正常反应不也该是感恩戴德、涕泗横流吗？怎么着也不该生气啊！

闵竺凡盯着君天姒的唇，那里已经被咬得一片嫣红，而君天姒仍旧兀自低着头思索着，仿佛完全忘记了身前还站着一个人。

像是料到了君天姒的内心，闵竺凡低低地冷笑一声：“陛下，看来果然如此，如果臣继续退让下去，陛下永远都不会明白。”

君天姒更是蒙了，刚要说什么，又一块糕已经塞了过来，堵住了他的嘴。

闵竺凡将那块糕送进君天姒的嘴，指尖不经意触碰到了他的唇，红红肿肿的，是他刚刚想事情时自己咬的，指尖滑过，柔软湿润，痒痒的。

像是宣告完毕，闵竺凡从容退后，优雅地站在一步之外，恭敬地将食盘放到一旁，转身悠闲地缓缓离去。

站在远处的张合盛一看右相大人走了，急忙上前伺候，却不料听到右相悠闲地扔下了一句话：“想不到陛下看上去很瘦弱，身上倒还是挺有料的，尤其是胸……肌，还真是壮硕。”

君天姒立马被呛住，捂着刚刚被某奸恶摸到的地方，咳了个面红耳赤，涕泗横流，差点被一块桂花糕断了命！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君天姒端坐在高堂之上，半垂着眸，看着下面两个重新换了装的新人，咬牙切齿。

纳妾，自然不能穿正红，这一点，闵竺凡一直非常严格地遵守着，右相虽然纳了十三个小妾，却一直没有娶妻。当然了，当你有了十三个貌美如花的小妾的时候，娶不娶妻，实在是没什么打紧的。

君天姒看着闵竺凡穿了那么多次喜袍，却永远不是正式的喜袍。其实君天姒也有点好奇，闵竺凡穿起真正的大红喜袍会是个什么样子。

真正的喜袍？君天姒笑了笑，也许就像自己无法穿上那真正该穿的喜袍一样，闵竺凡恐怕这辈子也穿不上了，这一点，他们倒是同病相怜得颇为无奈。

据说，当然了，这也只是据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君天姒表示十分怀疑。据说，闵竺凡当年也曾少年情长，恋上了一个姑娘。可这姑娘到底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却不晓得。那姑娘是不是喜欢右相大人也不晓得，只是知道闵竺凡就那么一厢情愿地喜欢上了那个姑娘。

即使是一朝恶相，也有英雄气短的时候啊。君天姒幸灾乐祸地觉得这样的闵竺凡才像个人，像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三拜天地！”

听到这一句，君天姒呼了口气，他觉得这难熬的一天终于要过去了。

离了右相府，君天姒刚一入宫门，就有小太监飞似的急急来报：“陛下，太后在华阳台等了您多时了！”

君天姒愣了一下，坐在车辇上并没有动，而是咬了咬唇，手指轻轻地敲了敲那枚把玩在手中的白玉珏。

半晌，他抬起手，用食指揉了揉额角，叹了口气，声音低沉疲惫：“华阳台。”

张合盛一听，知道这是要去见皇太后，于是扬起嗓子：“摆驾，华阳台。”

右相府里刚行完了礼，君天姒就摆驾回了宫，还是没吃饭。张合盛知道皇上身体弱，顶不住，便小步移到车帘旁边，开口道：“陛下，身子要紧，一会儿见了皇太后还指不定得折腾到什么时候呢，要不……您先垫垫肚子？”

君天姒本来都不觉得饿了，偏被闵竺凡硬塞了两块糕，又勾起了饿劲儿，想想跟什么过不去，也不能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于是点了点头：“嗯。”

张合盛一听里边应声了，急忙稍稍掀了帘子将一包东西递了进来。

君天姒接了，低头一看是个油纸包，上边盖了红纸，包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看着倒挺讲究，合他的意。

打开来看，是四种糕，一样两块，杏仁玉露、芙蓉彩皮、白玉桂花、荷叶青莲……都是他爱吃的。

君天姒拿了一块，放进嘴里，味道甜甜的，说：“有心了，合盛，回头赏你。”

合盛在外头听了，急忙回话：“哎哟，主子，您这可是寒碜奴才呢！奴才倒是想给您准备来着，还没来得及下手，右相已经派人把东西送到我手里

了。奴才看着怪精致的，想是用了心的，就收了……”

君天姒低头又看了一眼那几块糕，咬了咬唇，拿起一块又咬了一口，涩涩的：“合盛，扣一个月月俸。”

栖凤宫，华阳台。

温婉瑜看着庭外，沉默不语。入宫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从嫔，到妃，到皇后，再到如今的皇太后。这一路跌跌撞撞，多少次化险为夷，多少次权谋算计，争名夺利了半辈子，到头来，膝下无子，仍旧是一场空。指甲狠狠陷进肉里，陈氏，她到底还是输给了陈氏！

“娘娘，陛下来了！”温婉瑜的贴身太监陈安压着嗓子喊了一声。

良久的沉默，却没有丝毫回应。

君天姒恭敬地立在台下，微微底抬头，望着那个仍然注视着庭外的华丽妇人。高高盘起的髻在金光闪闪的发饰间显得尤为浓黑亮丽，没有丝毫华发早生的痕迹；清瘦的身影遮掩在繁复的衣裙之间，映着淅淅沥沥的冷雨，显得那样单薄，这是再华丽的衣裙也遮掩不住的脆弱。

脆弱？

君天姒勾了一抹笑，嘲讽的意味甚浓。这个满手血腥的女人和“脆弱”这两个字根本沾不上边。

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太后，不是他的母后，却是他的生母。

君天姒敛了眸中的讥讽，微微叹息，就连这个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处心积虑谋害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君天姒，并不是前皇后陈氏之子，而是她自己的亲骨肉。

这个事实已经复杂到比“狸猫换太子”还要荒谬百倍的地步了。

据说，当年皇后陈氏和德妃温氏同时有孕，先皇许下承诺，谁先生子便立为太子，巧的是两人竟然同时产子，温氏更是早一个时辰诞下了皇子。可陈氏心狠手辣，早已和父亲里应外合买通御医，在温氏临盆之际做了手脚，谋害了皇嗣。

事情一经发现，君王大怒，下令将陈氏一族满门抄斩，但顾念多年夫妻情分，陈氏又为大君诞下一子，死罪虽可免，活罪却难逃。最后罢其皇后之位，打入冷宫，任其自生自灭。

然而，事实呢？

君天姒的眸中闪了闪，不免叹息。

再次抬头望着眼前的妇人，君天姒想到了另外一张脸，一张形容枯槁，不见丝毫风姿的脸——前皇后陈氏。

因君天姒乃是陈氏所出，所以，景帝向来不喜。但偌大的皇宫之中，虽然佳丽无数粉黛三千却偏偏只有陈氏生了一个皇子，其余皆是公主。这个事实不仅让人唏嘘感慨，更是戳痛了景帝。每每见到君天姒，景帝都是黑着一张脸，郁结心中。有时候，君天姒都觉得景帝的病多多少少有一半是被自己气出来的。

父皇不喜，温皇后更是对君天姒咬牙切齿。于是，自然而然地，君天姒便天天去探望被关在冷宫之中的陈氏。天姒很孝顺，很乖巧，他将自己的孝心都放在了陈氏身上。

他曾经那样在乎过陈氏。天冷时，就算是下着大雪的夜里，他也曾一口气从他的鹿鸣宫一路抱着刚赏下来的鹅绒被，深一脚浅一脚地送去冰冷漆黑的冷宫。因他曾以为，那里有人在等他，有人需要他，有人会像他惦记她一样地惦记着自己，只因那是他的母后，是他的生母。

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耳边响起了陈氏临死前疯狂的笑语：“孽种，你的生母不是我，是温婉瑜那个贱人，我就是要看着她怎么将她自己的孽种弄死！哈哈哈……”

是温婉瑜……那个贱人。

多么不留情面的揭穿，多么撕心裂肺的惨笑。君天姒第一次明白，就算是人之将死，也未必会其言也善。

“陛下继位已经三年，早就该册立中宫了，既然我给陛下安排的都没那个福分，那就按照祖宗的规矩来，选妃吧。”一个温婉柔和的声音将君天姒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君天姒愣了一下，眯了眼，没有回答。

选妃？

给谁选呢？怎么选呢？

娘亲啊娘亲，你可知道，你的亲骨肉实际上——是个女子。

第二日早朝。

补充：没有右相大人。

结论：根本就不是早朝！

“陛下，发放给渭水的物资早已经准备齐全。”

“发。”

“陛下，城门那边没有右相大人的手谕……”

——没有右相点头，发不了……

君天姒低头：“……下一件。”

“陛下，淮南三县有暴动，需要及时派兵镇压。”

“出兵。”

“陛下，没有右相的兵符……”

——没有右相敲板，出不了……

君天姒咬牙：“下……一件。”

“陛下，大宛国的使团不日就要抵达京师，关于迎接、使馆……”

“就派……”

“陛下，这些事情，向来是右相……”

——没有右相出面，接不了……

君天姒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道：“下一件。”

“陛下，近日来京师之中多发……”

“混账！”

京师？

什么京师，真是好笑！京师那就是他闵竺凡的手心，屁大点地方什么不是他管着，拿到早朝上来说什么说，故意给她找难堪吗！

好你个闵竺凡！

君天姒咬牙切齿，一拂袖愤愤而去：“退朝！”

回到御书房，君天姒气得脸都白了，手指在桌面上敲得咚咚直响。她实在是想不明白，闵竺凡这是怎么个意思。

当朝右相闵竺凡闵大人纳第十三位小妾已经是三天前的事了。

可整整三天了，据说闵大人连他相府的大门都没有迈出一步。要说新婚

燕尔缠绵悱恻也是有的，但一连缠绵了整整三日，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君天姒烦躁，索性起身在书房内绕着御案转圈，他闵竺凡不来早朝，没关系，她求之不得！可是，他不把权力交出来就不来早朝，就太不是东西了。

君天姒咬着唇想，闵竺凡什么时候是过东西呢！

想想之前，君天姒冷笑，闵竺凡竟然还做出一副对自己很不满意的样子，可现在看来，右相大人对她给他赐的这桩婚事不仅是满意，而是忒满意！

摇摇头，君天姒驻足，实在是没想到啊，温雅云倒还有这本事。想那闵竺凡也是曾娶了十二个小妾的人，那十二个小妾哪一个不是姿容秀丽、美艳动人，可闵竺凡从来没有误过早朝，就算是她君天姒不到，他闵竺凡也一定会到。

但如今……

君天姒垂着头，站在御案旁，伸出手指在案上轻轻地画，想不通，实在是想不通。

她从小就看不透闵竺凡。

那时她才十二岁，小小的年纪却懂得察言观色了，她知道要想在宫里不犯错，不容易。

尤其是，当她本身就是个错的时候，就更不容易。

“陛下，您看是不是去一趟相府？”张合盛立在御案旁，看着君天姒的模样，知道她心里烦躁，忍不住探头往皇上那儿一晃眼，只见那御案上自君天姒指下缓缓画出三个清秀端正的字迹——闵竺凡。

君天姒被这一问唤回了神，愣了一下，低头看着御案上那三个淡淡的字迹，有些诧异，随即懊恼，狠狠一拂袖，字迹就没了。

“不必！”君天姒咬牙冷哼。

张合盛却犹豫了一下，忍不住开口：“陛下，这宫里知道您真正身份的除了我们几个奴才，就只有太妃和右相大人了。皇太后这次的阵仗不小，怕是太妃也无能为力，倒不如，您去瞧瞧右相，说不定……”

“糊涂！”君天姒一声怒喝，制止了张合盛的话，皱了眉，气不打一处来，“后宫里的事，太妃都帮不了，他一个前朝的大臣能顶个什么用？更何况他还是闵竺凡！”实在是捉摸不清，不敢靠。

他是只手遮天的闵竺凡，十年了，他明知道自己是个女儿身，为什么一直不拆穿自己？